

鞋与潭：田汉的《南归》与《古潭的声音》读解

胡志毅

-

田汉的这两个剧，《南归》和《古潭的声音》，是其早期剧作中的重要收获，前者在今年举行的纪念田汉诞辰 100 周年的晚会上演出，后者在王一川等人编选的《20 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经典》中选入。这两部剧为什么受到如此重视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而对于我来说，这两部剧中的鞋与潭的意象，一直在我的内心存疑。我试图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方式进行破译，直到最近我才有了新的解读结果。

一、鞋：从诗意走向原型

评论者一说到田汉的《南归》就说这出剧非常富有诗意，或者说，浪漫；而一说到《古潭的声音》就说这出剧非常唯美，或者颓废。但是我觉得这两出剧在表面的诗意下面具有一种象征，甚至具有原型象征的意味。我们可以从流浪诗人和春姑娘的故事，诗人和舞女的故事中，看出田汉早期剧作中一再出现的“爱与美”的主题，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两出剧中的“鞋”的意象。

在田汉的《南归》和《古潭的声音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男性的鞋和女性的鞋，这两种鞋有两种表现方式，一种是诗意的意象，一种是原型的意象。

在《南归》中，春姑娘对流浪诗人留下的一双鞋，这双男人的鞋是一种流浪和漂泊的象征，流浪者说道：

啊，鞋啊，你破了， / 我把你遗留在南方。 / 当我 踉地旧地重来， / 你却在少女的身边无恙。 / 我见了你，记起我旧日的游踪； / 我见了你，触起我心头的痛创。 / 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翔， / 想觅见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。 / 但人间哪有那种地方？ / 我又要向遥远的无边的旅途流浪。 / 破鞋啊，我把你丢了又把你拾起， / 宝贝似的向身上珍藏， / 你可以伴着我的手杖和行囊，

/ 慰我凄凉的旅况。 / 破鞋啊，何时我们同倒在路旁， / 同被人家深深地埋葬？ / 鞋啊，我寂寞，我心伤。

在《南归》中，田汉的“鞋”具有一种类似海德格尔分析梵高的《鞋》一样的意味，是“诗意的走在大地上”的象征。但是在这个剧中，鞋与少女的意象相联系，这个少女是春姑娘，它又与南方的意象相联系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了原型象征的意味。在这里，男性的鞋意味着诗人在大地上的流浪、行走，是一种精神探索的象征。

而在《古潭的声音》中，从表面看，也是一种诗意（甚至是禅意）的象征，作者是由读日本诗人芭蕉翁的诗句“古潭蛙跃入，止水起清音”得来的。此剧表现的悲剧不仅没有在舞台上展现，甚至连人物也没有登场。整个剧给人的感觉只是这个从远方漂泊归来的诗人在赞美他从“尘世的诱惑”中救出来的舞女，抒发他自己内心的情感。诗意的氛围，在这个剧中几乎占据了一切。只是在最后发生了悲剧性的突变，却并不给人以惨痛的感觉，诗人的死是一种精神回归的象征。

但是在《古潭的声音》中，鞋的意象是一种女性的意象，它具有原型的意味。弗洛伊德在《释梦》中说，一切空中的物体在梦中均可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；在《精神分析引论》中又特别指出：鞋和拖鞋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。叶舒宪指出，中国民间的故事和民间或民间歌谣中，常常有以鞋象征爱的情况，这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。（1）

在《古潭的声音》中，诗人见舞女留下的高跟丝履，取一只来玩，“你看她还穿这双鞋！这要算她过去快乐生活的唯一的纪念了。（举起丝履陶醉的想象）啊，鞋，和踏在你上面的脚和腿是怎样的一朵罪恶的花，啊！怎样把人引诱向地狱里去啊！记得我买这双鞋给她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她伸着那只穿着薄薄的黑丝袜的腿让我给她系鞋带，——我一面系着鞋带，一面心理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一双人工做的小小高跟鞋，一上了她的脚就会变成一对把人引诱向地狱里去的魔鬼！ 我不想说，田汉是否具有弗洛伊德的所谓的恋物癖中的鞋癖，但是剧中的诗人对于鞋的迷恋，以致可以引诱诗人和她一样跳入深潭是令人深思的。

二、潭：回归母腹的冲动

田汉的《古潭的声音》中，诗人把她从尘世的诱惑里救出来了；给一个肉的迷醉的人以灵魂的醒觉了。在这里田汉又一次表现了“灵与肉”的主题，但是在这个剧中，“灵与肉”的主题，已经不同于《咖啡店之一夜》、《湖上的悲剧》等剧中，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，而是通过意象。

在《古潭的声音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，那就是“潭”。如果说，“鞋”是一种引诱，那么“潭”则是一种回归。

叶舒宪指出，容器意象的中央部位是母腹的象征，因为容器和母腹均有容纳的特征。作为进入母腹的入口的象征是子宫。母腹的下部是包含在母腹的地下世界或“大地子宫”（world of the earth），与此相联系的象征有深坑、洞穴、山渊、峡谷、深涧等等。所有这些象征都具有天然容器的形状，正是模仿了这类天然容器，人类又制造出一种人工的大地子宫——坟墓，让死者之灵性能够重新回到万物的生命本源——地母腹中。（2）田汉的《古潭的声音》和霍普特曼的《沉钟》一样，显示了“神秘的活力”。

在《古潭的声音》中，神秘的色彩表现得相当浓郁了。剧中的古潭，象征着生命的归宿，是“漂泊者的母胎”，“漂泊者的坟墓”，而最神秘的舞女愿意投身于古潭去听那里面“发出的一种声音”。最后诗人自己也挡不住“古潭的诱惑”，纵身跳入了古潭。这和霍普特曼的《沉钟》一样，当海因里希喝下巫师的三杯酒后，他也纵身往下跳，恍惚中听到了那口沉钟在湖底大鸣。这是一种超生命的神秘的象征。田汉的《古潭的声音》和霍普特曼的《沉钟》一样，显示了“神秘的活力”，

在这里，纵身跳如古潭，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通过沉降，达到上升。荣格曾经提出过“沉降”的概念，在他看来，人的精神的发展不是通过上升，通过沉降。在这里表现了田汉在精神领域的一种探索，即通过沉降来达到上升。另一方面，纵身跳入“古潭”意味着通过瞬间达到永恒，古潭象征着一种时间，一种历史，即通过时间和历史，获得当下，获得现代。

但是在我觉得，田汉的《古潭的声音》较之于霍普特曼有着更负有意味的象征，田汉在这出剧中通过回归母腹的冲动，渴望精神上的二次诞生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看，人有两次诞生，一次是肉体的，一次是精神的。诗人希望

通过将舞女从“尘世的诱惑”中救出，来实现自己精神上的救赎，而在舞女调入古潭之后，自己也纵身跳入，则是一种新生。

而田汉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回归母腹冲动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创造能力。荣格曾经说过，创作过程具有女性的特征，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无意识深处，或者不如说来源于母性的王国。每当创造力占据优势，人的生命就受到无意识的统治和影响而违背主观愿望，意识到的自我就被一股内心的潜流所席卷，成为正在发生的心理事件的束手无策的旁观者，创造过程中的活动于是成为诗人的命运并决定其精神的发展。（3）田汉，在这里借助舞女，来实现对于古潭的纵身一跃，并因此而获得一种创造能力。这是一种对于创造力的崇拜。田汉在后来创作了大量的作品，是和这种对于创造力的崇拜相联系的。

注释：

（1）（2）叶舒宪：《高唐神话与维纳斯——中西文学中的爱与美主题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，第 554-555 页，第 95 页。

（3）荣格：《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》《心理学与文学》三联书店 1987 年第 142~143 页。